

THE WOODLANDERS · BY THOMAS HARDY

林地居民

〔英〕托马斯·哈代 著 邹海峯 译

J361.4
519
2



林地居民

〔英〕托马斯·哈代 著
邹海苍 译 林 琼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民生
封面设计 钱大喜

林地居民

邹海岩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340千字 1插图

印数1—5,470

1983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784 定价: 2.95 元

ISBN 7-221-00052-2/I·23

THOMAS HARDY

THE WOODLANDERS

Edited by DALE KRAMER

CLARENDON PRESS • OXFORD 1981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William Clowes (Beccles) Limited,
Beccles and London

作者简介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英国文学史上19世纪最后30年间到20世纪初这一段时间内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他的创作活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长达将近70年的时间。他著有十四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几部抒情诗集和著名史诗剧《列国》。他的最卓越的长篇小说有以下几部：

《绿荫下》(1872)

《远离尘嚣》(1874)

《还乡》(1878)

《卡斯特桥市长》(1885)

《林地居民》(1887)

《德伯家的苔丝》(1891)

《无名的裘德》(1895)

他的作品洋溢着民主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进步精神，他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观察和细腻刻画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高尔基说他是“极少令人……怀疑他们描写的事件、人物性格、思想感情逻辑的正确性”的那些诚实艺术家之一。他以其一系列不朽的著作赢得英国和世界人民的爱戴，逝世后被安葬于英国文学巨匠们的最后栖身之所——伦敦威斯特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

《林地居民》这部小说作为哈代的最主要作品之一，虽然为我国的大量研究文章一再提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被译

8700/04

成中文。这部小说主要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势力侵入英国农村后，旧的宗法制农村的巨大变化。这部小说通过多条线索描写了几对恋人在爱情上的悲惨遭遇，歌颂了淳朴的林区劳动者的真挚爱情，鞭笞了破落贵族菲茨比尔斯为代表的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爱情上的杯水主义，婚姻上的功利主义。

哈代对于人物心理的发掘和刻画到了精细入微的地步。

不断从世界文学宝库中汲取营养是我们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学的要求。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把哈代的这一名著介绍给读者。

邹海峯

1984年9月于北京

“一旦心儿背弃了初衷，
哪里还有庇身的浓荫？
唯有大树挺拔根深，
在风暴中与人安宁！”

第 一 章

一条荒弃的大车道，几乎是沿着笔直的西南方向，从布里斯托尔直通到英格兰南海岸。有一位赶路的人，为了他的一位老主顾的缘故，竟然走上了这条大车道。在行程的后半段，他会发现，在这块临近浩瀚林区的地方，遍布着一个个苹果园。这里的那些树，有些是材用树，有些是果树。这些树在路边的树篱上洒下了水滴和荫影，把它们弄得光怪陆离。那些低处的树枝，姿态舒展，水平地伸展在道路上空，好象是斜依在虚幻的空气上。前面远处，在布莱克摩尔山谷的边缘上，可以看到海斯托依山的陡峭山崖就在两、三英里之外。秋天的落叶如此之厚，几乎把路径完全埋住了。这里偏僻而冷寂。从前，每到天色开始黑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兴高采烈的马车夫赶着车，沿着这条大道奔驰而过。而今，他们过世了。曾有多少只打了泡的脚底板在这条大道上踏过，又曾有多少人的泪水把它打湿。现在，所有这些往事，就在这位不慌不忙的赶路者的心头萦绕。

一条荒弃的公路所呈献出的那种寂寥荒凉的景象，可绝不是仅用一些溪谷或洼地的形象就能三笔两笔刻画出来的。与其说那是一种沼泽地或死水潭式的静止、凝滞，倒不如说那是一种坟墓式的死寂。人们在心中把它过去也许有过的兴旺景象与它现在的荒凉场面所做的对比，大概常使他们产生这种感觉。留心在这个

地方走一走，从大森林的边缘地带走到紧挨着它的大道上去，在那空旷中停留片刻，这种简直无人作伴、孤身赶路的处境造成的凄凉沉重的压抑感，必然会影响到人的心情。

此刻，在这酷似冬日黄昏的苍茫暮色之中，这位赶路者，从一道旋转栅门旁绕到路上来了。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一瞬间里，他却感到比踏上公路来以前更为孤独寂寞了。

人们一眼就可以从他那相当考究的衣着看出，他不是个真正的乡下人；稍后，从他的神情又可以看出，尽管面前的景色也许有一种昏暗苍茫之美，微风发出的声音也许很动人，在那古老官道的感伤情调中，人们也许可以想象出有一些鬼魂乘着马车在行进着，但是，他对这一切却并不感兴趣，他主要在为这条路而伤脑筋。

他向南北两头张望着，下意识地用手杖戳着地面。

尽管他心中充满期望，但是起初，并没有什么人在大道上出现，来使他高兴一下；而且看起来当天晚上似乎也不大可能会有什么人露面了。但是，不久，一阵轻微的辘辘车轮声和得得有力的马蹄声渐渐变得清晰可闻了，接着，一辆单马马车，在树林与天空相交的峡谷口上赫然出现了。

旅客只占了半个车厢，大多是些女人。他在车到近前时，举起了手杖，赶车女人勒住缰绳。

“多莱丽太太，刚才这半个多小时的工夫，我一直想尽办法找条去小辛托克的近道儿，”他说道。“可是，虽说我过去为着和一个打扮得特别漂亮的太太的买卖，到大辛托克和辛托克府有六七次了，我却老是把这个小村子搞错。我拿准了，您肯定能帮我的忙。”

女车把式让他放心，说能帮这个忙。因为她这是到艾博特的切纳尔去，马车要从那附近过——小辛托克就在她走的那条路的岔道上。多莱丽太太接着说道：“要说起来呀，那儿是个那么小的

地方，您这位城里的大爷，要是不知道它在哪儿的话，真得打着灯笼找呢。老天在上，就是他们贴钱给我，我也不愿意住在那儿。现在，在艾博特的切纳尔嘛，您倒是能看见点儿世面。”

他爬上马车，就坐在她旁边，把脚悬在车外。马尾巴不断在他双脚上刷来刷去。

对于那些熟悉这条路的人来说，这辆马车可并不陌生，它简直就是这条大道的一个会动的组成部分。这匹老马长着杂色的粗糙鬃毛，它腿上的肌腱，它的肩背和蹄子，都由于它从还是一匹小马驹时起就开始承受挽具和辛苦工作，而弄得变了形。——要是所有的马都有它们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是大体相等的话，它本该一直在东方什么平原上吃着牧草，而不是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卖力气了。——它在这条道上几乎每天走着，已经走了二十年。然而，直到现在，它也还没有被磨练得和它所屈从这个地位完全协调起来。比方说：挽具太短，它的尾巴不能从兜过屁股的皮带那儿放直；而尻带笨拙地歪到了一边儿。从艾博特的切纳尔到谢尔顿，这十英里长的一段路上，对每一个微小的斜坡，它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谢尔顿是它在此行中要达到的一个商埠）它对这一路上情况的了解，就象一个测量员用测距仪测量过以后所能知道的那么清楚精确。

马车有一个方形的黑布篷，随着车轮的转动而上下抖动。在赶车人的头顶上方，车篷上某个地方有个钩子，马缰时常挂在那儿，形成了一条从马肩膀延伸过来的链状曲线。在车轴旁边什么地方，有一条松垂的铁链子，就人们所知，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在车子行进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多莱丽太太为了伺候旅客们，不得不多次地跳上跳下。特别是在刮风天气里，为了庄重起见，她常常在长袍下穿起一套皮护

腿。她不戴无边女帽，却用一条手绢系住一顶毡帽，以防耳朵被风吹得发痛，这对她来说可是个经常遇到的问题。马车尾部有扇玻璃窗，每逢赶集的日子，在出发之前，她都要用手帕把它擦干净。所以，旁观者从后面看这辆马车时，能够穿透过它的内部看到前面的一块天空，和在外面所见的景色。但他的视线常常被那些坐着的旅客的侧影挡住；当车子隆隆响着向前进的时候，旅客们的嘴唇翕动着，点着头，进行着活跃的私下谈话。他们一直是高高兴兴的，而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话动作的习惯和面孔的特点已经在公众的观察之下被尖锐地评论过了。

对他们来说，从市场回家的时刻，即使不是一周中最高兴的时刻，至少也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时刻。他们舒适地坐在车篷下，不受风吹雨打，因而能够完全忘掉人间的悲哀。他们无所不谈，心平气和地微笑着，谈论生活，议论白天发生的种种小事。

坐在马车后部的乘客们自成一群，当那位新来的人和女车夫说话的时候，他们尽情享受推心置腹地议论他俩的乐趣。马车的嘈杂声使坐在前面的那两位听不到他们的议论。

“那是理发师波考姆博——就是那个在橱窗里摆蜡人的理发师，”有人说道。“是什么事儿使他这会儿跑出来，到这儿来呢？他又不是走四方的剃头匠。莫非这位理发馆的老板还嫌他的行当不体面，要改行是怎么着？”

这位理发师虽然已经亲切地对大家点过头，寒暄过了，但是，看来这并不能平息他的到来在乘客中引起的好奇。那种在他到来之前在马车里活跃地进行着的无拘无束的思想交流，从那时起受到了妨碍。

就这样，他们继续坐着马车赶路。前面的海斯托依山，显得越来越高大了。终于，在暮色苍茫中，能够看到在道路的一侧，

大概半英里处，有一些花园、果园隐映在一块凹地里。那块被人们开垦出来的凹地与大森林隔开。在这个自成格局的地方，静静地耸立着一些高高的烟囱。人们可以想象到，这些烟囱底部是竖立在寂静的炉石上的。在那些炉石高过头顶的地方，挂着咸肉和熏鱼。这是那种与世隔绝的偏僻地方。在这种地方，人们会发现，常常是冥想多于行动，而倦怠又多于冥想。在这里，人们对于事物的分析推论只会在很狭隘的前提下进行，这就导致他们作出的结论常常充满了疯狂的想象。也正是在这种地方，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此地的居民，由于他们本身具有感情专注、关系亲密、相依为命的美德，所以索福克勒斯^①的那些逼真而庄严协调的悲剧，常常被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表演出来。

这个地方就是理发店老板要寻找的小辛托克。夜幕降临，逐渐遮掩住家家户户烟囱里冒出的炊烟。但是凭借着村里闪出的几盏微弱的灯光，还能看清那树林环绕的村落。那些灯光，穿过光秃秃的树枝和树枝上落着的那些不易识别的鸣鸟，微弱地闪烁着。鸟儿们缩成一个个绒毛球儿，栖息在树枝丛中。

在大道的拐弯处，有一条小路通向那个小村子，在这里，理发师下了车，多莱丽太太的马车继续朝着前面的大村子进发。那个大村子尽管比这个让人看不起的小村子略胜一筹，但是从坐在马车上的人的角度看来，它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移动而来的物体，在马车向它驶近的过程中，从外表上看，它比那个小村子却强不了多少。

^①索福克勒斯——古希腊三大悲剧艺术家之一，写有一百三十部悲剧、喜剧。现存《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厄勒克特拉》等七部完整的悲剧。其剧多取材于神话和传说，多描写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与命运的冲突，但这些理想化的英雄人物终究不能挣脱命运的摆布而走向毁灭。

“在您去的地方，住着一位非常聪明、有学问的年轻大夫——倒不是那里有什么病人要他去治，人家说是因为他和魔鬼搭了伙儿。”在分手时，一个女人把这番议论甩给了下车的理发师，想最后再努力一下，套出他此行的使命是什么。

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也没有再停留一下，就一头扎进了那个阴暗、隐蔽的地方。

枯叶把这个村庄的道路(或者说街道)埋住了，他小心翼翼地上面走着。因为天黑以后，除了小辛托克村的居民以外，很少有人从这条路经过，所以这里绝大多数居民认为没有必要要挂窗帘。正因为这样，这位来访者，在他走过的每一户农舍的窗户前停下来，把这当成自己的正事。他的行动表明，他正根据透过一扇扇窗户里看到的人和东西，努力推测着住在这里的某个人的下落。

他只对那些比较低矮的住宅感兴趣。有一两所房子的规模及其古老而又杂乱无章的附属建筑表明，尽管它们现在也许十分冷清、无人问津，但从前肯定是被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住过的。对这类房子，他完全不予重视。苹果渣的气味以及苹果酒发酵的嘶嘶声，从另外一些屋子的后院向他飘来，这表明这些居民最近在搞什么营生。那酒味和他脚下枯叶发出的腐烂气味混合在一起。

他走过了六、七所房子，也没有结果。再下一座房子前面，有一棵高高的大树。那房子耸立在一种异常动人的粉红色的光辉里。屋里那闪烁的火光照亮了烟囱，并且使那滚滚喷出的烟雾红光闪闪，当他透过窗户看到屋子里面的东西，他脸上露出了大功告成的表情，向前凑去。他观察着。就一座农舍而言，这幢房子是相当大的。房门直通起居室，微微开着，一条光带穿过敞开的门缝投射到外面的黑暗之中。一只因深秋到来而衰老了的飞蛾，不时从那门缝射出来的光道中掠过，又在夜的黑暗中消失了。

第 二 章

在那间发出令人赏心悦目的闪闪火光的屋子里，他看见一个少女坐在一把柳木椅子上，正借着炉火的光亮，在紧张地干活儿。这是一座宽敞的木屋。那姑娘一只手拿着一把钩刀，另一只手上戴着一只太大的皮手套。她正手脚麻利地削制盖屋顶时常用的椽条。她为了干活儿而穿的皮围裙，就她的身材来说也是大得出奇。在她左边，放着一捆被人们称之为“椽子料”的又光又直的榛木棒——这就是她加工的原料。在她右边是一堆木屑和木棒的头、尾，——都是些废料——炉火就靠它维持着。她面前放的是些加工好的木条。加工这些椽条时，她拿起棒料，挑剔地从这头看到另一头，把它削成需要的长度，又把它一劈为四，然后用几下灵巧的砍削把每一根劈细了的木条削成三棱形，很象一把三棱刺刀。

也许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亮光，她在身旁一个用旧棺材凳精心改做成的小圆桌上，放了一座铜制的蜡烛台。那张小桌子是在棺材凳上钉上一块松木板做成的。那白闪闪的桌面与它下部黑色橡木雕刻成的架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比。这家人过去的社会地位，被面前这些东西明白地显示出来了。这正象一位绅士或贵族的古老头盔和盾徽能告诉人们他们过去的家世一样。在那些拥有法庭备案土地所有权或因其它原因经济地位比贫农稳固得多的小

康家庭的村民中，曾经有过这么一种习惯：在家里保留一对这样的棺材凳，以备自己去世时用。但是时代潮流的发展已经使这种习俗过时，于是这些凳子便常常被人们照上面描述的那样使用了。

少女把钩刀放下一会儿，查看着右手的手心。这只手没有象另一只手那样戴着手套，总的说来它还是很娇嫩的。那手心红红的，打起了水泡。看来，她做这种活儿的时间还太短，还没有完全掌握这门本事。象许许多多一生下来就命中注定要干体力活儿的人的右手一样，这只手在它的基本形状上没有任何东西证明那种生理上的因袭主义，而生理因袭主义认为，不同阶层的人的区别，主要在于各自与生俱来的外部形状。不过，命运所下的赌注是要让这个少女操起这件工具。假如当初她生逢其时，那么，这些紧握着沉重的白腊木刀把的手指，本该在熟练地使用着铅笔，或者在琴弦上飞掠、弹奏的。

她脸上带着平素常有的多愁善感的丰富表情，由于孤独寂寞的生活，她的这种表情愈加深化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众人的眼睛总在不断地象无数浪头在眨动着、在窥测着感情的细节，而被观察者的表情往往变得呆板毫无变化，一点个性也没有了，但是在静如池水般的独处时刻里，人们的每一点感触和情绪却以看得见的形式显示出它的丰富多彩，即使是一位不速之客，也能象看一张识字图片一样，一下子就能看个清清楚楚。从年龄上看，她最多不过十九、二十岁，然而，由于从年龄太小的时候便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操心劳神，她脸上儿童时代的曲线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便过早地成熟定型为成年人的模样。所以，她说不上漂亮，只有一个地方例外，这就是她的头发。

她那浓密的秀发，几乎难以梳得服服贴贴。头发的颜色，这

会儿借着火光看，总的来说，是棕色的，但是如果细看，或者在白天看，就会发现，它的真正颜色是一种非常罕见而美丽的近乎栗黄的颜色。

这时光老人的美好造物，现在就在我们面前。理发店的老板对他的这个特殊的牺牲品目不转睛地盯着；同时下意识地用他右手的手指玩弄着什么东西，把它从夹背心的口袋里竖起来，——是一把剪刀的两个把儿，这剪刀把儿擦得锃亮，反射着屋里的灯光，毫光闪闪。削橡条的少女在这位观察者心里形成了极深刻的印象。而她的头发更是被作为观察的中心，在这位观察者心中被描摹得毫发毕见，那印象使他铭心刻骨。而她的面孔、肩膀、双手和她的整个身体，在他心中却作为一些模糊而次要的细节被忽略了，只留下了如云中月，雾中花般的朦胧印象。

他不再犹豫，敲了敲门就走进来。少女听到他的靴子在沙子铺的屋地上嘎嘎吱吱走来的声音，猛然转过身来，她大声说道：“哎呀，波考姆博先生——您真把我吓了一跳！”她那惊吓得发白的脸色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

他答道：“你应该把门闩上——要不然，你就得由着你的同乡开门而入。”

“不能闩”，她说道：“烟囱倒烟倒得这么厉害。——波考姆博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居然离开您的理发店到这儿来了，简直是一只金丝雀进了荆棘丛，真让人想不到。您肯定不是为了我到这儿来的，那么是为了……”

“不，——我正是为了得到你关于这玩意儿的答复才来的。”他边说边用手杖碰了碰她的头发，她向后直躲。……他继续说道：“你同意了吗？我现在必须马上知道，因为那位太太马上就要走了，而且做这玩意儿要花时间呢。”

“请您不要逼我，——我为这事儿很难受。我先头指望您已经不再想这个事了。我不能和我的头发分开；就说到这儿吧！”

“那么，现在你看这儿，玛蒂。”理发师说道，一边坐到棺材凳做的桌子上：“你做这些椽子条挣多少钱？”

“嘘——，我父亲在楼上醒着呢，他不知道我在干他的活儿。”

“好吧，现在你告诉我，”那男人更温和地说：“你挣多少钱？”

“每一千根十八个便士。”她勉强地回答道。

“你是为谁做这些椽条的？”

“为木材商麦尔布礼先生，他就在隔壁住。”

“那么你一天可以做多少根呢？”

“一个白天再加半个晚上，可以做三捆，也就是一千五百根。”

“哼，两三个小钱儿，”她的客人停顿了一下。“好啦，你瞧，”他说这番话时，让人还听得出，他脑子里早已在盘算，以便确定一下要想在价钱上超过她现在的收入，并且使她甘愿牺牲一个女人所珍爱的自己的美丽动人之处，至少得拿出多少钱来。“这是一个金镑——一个几乎还是全新的金镑，”他边说边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它，把它拿了出来。“这大概等于你干这种男人的粗活儿干上一个半礼拜所挣的钱。只要你让我把你头上长得太多的这玩意儿剪掉。这钱就是你的了。”

少女的胸脯微微起伏着。“为什么那位太太不派人去找那些不珍惜自己头发的姑娘呢，——这种事儿别找我！”她大声说道。

“这是怎么啦，傻东西，这是因为你发色的深浅和她的完全一样呀，这种颜色用染料是染不出来的。我已经为了这个大老远的从谢尔顿赶到这儿来了，你总不至于会拒绝我吧？”